

明紀

冊二

明紀卷第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論次功臣死者肖像生者虛其位初胡大海等沒命肖像於卞壺蔣子文之廟及新廟成移祀焉 丁未享太廟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 追封淳皇后父陳公爲楊王皇后父馬公爲徐王妃皆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徐王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帝欲訪后族人官之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 庚戌詔曰朕准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甦其更賜一年頃

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徵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
 田租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
 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
 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興供億浩穰去歲蠲租遇旱惠
 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為州今年租稅 庚申常遇春取大同汪
 興祖將三衛卒守之華雲龍攻下雲州傅友德敗賀宗哲於石州脫
 列伯於宣府諸軍分徇未下州縣金朝興取東勝州山西悉平 鄆
 人傅恕詣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蕃增祿秩均民
 田更役法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慎選舉罷權鹽停權茶帝嘉納之
 蔡哲為參知政事 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海島與
 島人相糾結是月倭寇山東瀕海郡縣 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命
 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
 億陶凱陳基趙壘曾魯高啟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篋王綺傅著謝

徽及傅恕俱爲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帝諭之曰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間有賢哲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戒 時大兵出山西北平守備單弱平章曹良臣守通州所部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走之乃密遣指揮忤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互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速大駭遁去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建先農壇於南郊在藉田北壬午親祭以后稷配祀畢行耕藉禮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知縣帥庶人終畝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 徐達引兵西渡河至鹿臺張思道遁郭興將輕騎直擣奉元大軍繼進三月庚子克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與

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
失不花自經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君能
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亦俱投繯死改奉元路爲西安府耿炳文鎮之
浚涇陽洪渠十萬餘丈民賴其利徙咸陽縣治於渭河之南 振陝
西饑戶米三石 丙午常遇春與馮勝合軍西拔鳳翔李思齊奔臨
洮 置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治北平府先屬山東河南者皆復其舊

遣行人楊載使倭且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庭不則修兵自
固儻必爲寇盜卽命將徂征耳日本王良懷不奉命 劉惟敬出爲
廣西參政 夏四月丙寅也速攻通州詔常遇春還備北平平章李
文忠副之 己巳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乙亥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 置山西等處行中書省治太原
府又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治西安府改廣東道宣慰司爲廣東行
中書省 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

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鬪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兵思齊不走則束手縛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遣馮勝偪臨洮 金興旺移守鳳翔 丙子賜秦

隴新附州縣稅糧 丁丑馮勝至臨洮李思齊降甯正守之徐達分兵克蘭州薛顯別將攻馬鞍山番寨大獲其畜產乙酉達襲破元豫王於西寧走之盡收其部落輜重 汪廣洋出爲陝西參政 五月

甲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徐達還出蕭關下平涼唐勝宗克延安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湯和取涇州使部將招思道弟良臣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受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復出兵襲顯營顯傷突圍免良臣據城叛 癸卯夏至祀地於方丘羣臣復請配祀帝堅不允曰俟慶陽平議之 章溢居喪哀毀營葬親負土石感疾

卒年六十五帝痛悼親撰文卽其家祭之 張良臣之叛也徐達命

諸將分兵蹙之俞通源自臨洮疾趨至涇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良臣耀兵城下時擊敗之獲其勁將九人良臣不敢復出良臣恃其兄思道爲外援間使往來德悉禽獲 蔡哲出爲福建參政 常遇春李文忠帥步騎九萬發北平徑會州敗敵將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六月己卯克上都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改元上都路爲開平府尋廢府置衛又以永平路爲平灤府安南國王陳日烿遣少中大夫同時敏等奉表來朝貢方物帝喜賜宴壬午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烿爲安南國王 秋七月己亥常遇春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四十帝聞震悼命禮官議天子爲大臣發哀禮用宋太宗喪韓王趙普故事喪至龍江親出奠賜葬鍾山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

遇春沈鷲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陳未嘗敗北長於大將軍達二歲數從征伐聽約束惟謹常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云遇春既卒命李文忠代將其軍左丞趙庸爲副 辛亥擴廓帖木兒遣韓扎兒破原州涇州以爲慶陽聲援 丙辰明昇遣使來獻大木及方物答以璽書 辛酉馮勝扼驛馬關韓扎兒敗走傅友德薛顯駐兵靈州甯正駐邠州絕慶陽聲援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峒雖平宜遷其人入內地可無邊患帝曰溪峒蠻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年後可爲良民何必遷也 黃英衍岑伯顏及思明土官黃忽都等相繼貢馬詔皆以爲世襲知府 以廣西地接猺獞始於關隘衝要之處設巡檢司以警奸盜 元帝屯蓋里泊令孔興脫列伯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李文忠奉詔會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闔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

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平章劉帖木八月
乙丑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
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鬪度敵疲
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
倉而還脫列伯既被禽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
濟不復南向矣 己巳定內侍官制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
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爲鑒戒又曰此曹善者千百中無一二若用爲
耳目卽耳目蔽用爲心腹卽心腹病馭之道在使之畏法勿令有
功有功則驕恣矣 癸酉元史成諸儒皆賜賚遣歸而元統以後史
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遺事 高麗國王王顥修貢
請封丙子遣符璽郎俛斯齎詔及金印往封之 徐達進軍徧慶陽
張良臣糧盡癸未克之良臣父子投於井引出斬之陝西平 賀宗
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爲大箕形如半舫每

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衆而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敵少卻會百戶王輅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卽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樂諸書曾魯及梁寅宋訥徐一夔劉子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等咸與焉 九月辛丑召徐達湯和等還命馮勝留駐慶陽節制諸軍勝以關陝既定輒引兵還帝怒切責之以其功大赦勿治 顧時將騎兵略靜寧川走賀宗

哲郭英追敗之於亂山 初帝將營中都劉基曰臨濠雖帝鄉非建都地也既帝召諸老臣問建都事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中汴梁爲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梁實周漢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爲中都何如皆曰善癸卯以臨濠爲中都置留守司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改鍾離縣曰中立縣 帝嘗以事責李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曰胡惟庸何如曰譬之駕懼其僨輶

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爲之且
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帝嘗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
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
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
禮始兩盡帝深然之帝嘗言聲色之害甚於鳩毒創業之君爲子孫
所永式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因事
納忠如此 戊午廖永忠等師還命太子帥百官迎勞於龍江永忠
尋復出撫定漳泉 始建南京新城 楊憲爲右丞 冬十月壬戌
遣楊璟諭明昇 甲戌甘露降於鍾山羣臣請告廟不許 辛卯論
中書省曰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
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天
下府州縣皆立學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

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生員府學四
人州縣以次減十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
頑不率者黜之 時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
刑部尙書錢唐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
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
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
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
祀之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
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 陳
寧睢稼爲參知政事 張以寧等抵安南境陳日燿卒國人乞以印
詔授其世子以寧不可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廟且請襲爵
命潭州衛指揮同知邱廣爲總兵官寶慶指揮僉事胡海廣東衛指

揮僉事左君弼爲副帥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等平之 高麗使臣成惟得等辭歸帝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兵甲利乎宮室壯乎對曰東海波臣惟知崇信釋氏他未遑也遂以書諭其王曰古者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爲天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無城郭人將何依武備不修則威弛地不耕則民艱於食且有居室無廳事無以示尊嚴此數者朕甚不取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苟闕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爲明鑑王國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備禦之道王其念之 是月遣使貽元帝書 十一月乙巳祀上帝於圜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明昇幼母彭及諸大臣用事楊璟旣至數諭以禍福俾從入覲昇集其下共議諸大臣方專恣不利昇歸朝皆持不可璟還復遺昇書曰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全流譽無窮反是者輒敗足下幼冲席先人業據有巴蜀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之言也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漢昭烈且以諸葛武侯佐之綜核官守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過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頃刻可謂智乎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使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失遠大計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如向者陳張之屬竊據吳越造舟塞江湖積糧過山岳彊將勁兵自謂無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何如友諒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銜璧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翻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崛彊一隅假息頃刻魚游

沸鼎燕巢危幕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兵一臨凡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各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禍福利害瞭然可覩在足下審之而已昇終不聽 侯至善爲參知政事

占城入貢十二月甲戌遣中書省管句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

詔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甲申振西安諸府饑戶米二石 己

丑大賚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 庚寅擴廓帖木兒攻蘭州諸將欲

固守以待援天策衛指揮僉事張溫曰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

之可挫其銳儻彼不退固守未晚也於是整兵出戰元兵少卻已而

圍城數重鷹揚衛指揮于光自鞏昌赴援至馬蘭灘戰敗被執以徇

城下光大呼曰公等但堅守徐將軍將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

遂被殺溫斂兵固守元兵乘夜梯城而登千戶郭佑被酒臥他將巡

城者擊退之 時元帝尙在近塞帝再致書不報而擴廓帖木兒擁

兵塞上爲西北邊患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道北伐 吏部請謫有罪於僖崖帝曰前代謂僖崖爲化外以處罪人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醇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先是西安諸府旱饑詔有司正月二月戶給米一石至是耆民宋昇等來言民多饑死戶部請運粟濟之帝曰民旦夕待哺若待運粟死者多矣丁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西安鳳翔振之戶加粟一石 胡惟庸爲參知政事 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各數纖悉畢具 二月癸未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祀之妻張氏爲王夫人以其三子從祀復其鄰宥氏世世守王墓 戊子詔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求賢才可任六部者 是月李文忠由居庸出野狐嶺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腦兒禽元平

章竹貞 歐陽佑等還朝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文學士朱
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
寅及趙堽爲纂修續修元史 三月庚寅詔曰成武功者必資民力
各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彫敝之餘未能蘇息其蠲應天鎮
江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廣信饒州金華巖州衢州處州廣德滁
和十六府州及河南山東北平今年田租又免徐邳二州夏稅 擴
廓帖木兒聞大兵擣定西趨赴之蘭州解圍張溫將斬郭佑天策衛
知事朱有聞爭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軍法也賊旣退始
追僂之無及於事且有擅殺名溫謝曰非君不聞此言杖佑釋之帝
聞而兩善焉 陳寧出爲蘇州知府 遣萊州同知趙秩泛海如日
本責讓之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棧爲秦王櫛晉王棣燕王橚吳王
楨楚王樽齊王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從孫守謙靖江王帝懲宋元
孤立失古封建意於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

外衛邊陲內資夾輔制歲祿萬石置官屬冕服車旂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擴廓帖木兒屯車道峴鄧愈直抵其壘立柵逼之擴廓退屯沈兒峪徐達至安定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擴廓遣精兵從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帥兵擊卻之以德濟功臣子械送之京師而斬其下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擴廓兵禽郟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駝雜畜以巨萬計擴廓僅挾妻子數人北走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是役也孫興祖至三不刺川遇敵力戰死追封燕山侯諡忠愍配享通州常遇春祠未幾中書省以都督汪興祖兼俸事入奏帝聞興祖名歎息命以月俸給故燕山侯興祖家 丙戌元帝殂於應昌子愛猷識理達臘嗣改元宣光 慈利安撫使覃屋連茅岡諸寨爲亂長沙洞

苗俱煽動 廣西行省言廣西地接雲南交趾所治皆谿洞苗蠻俗
素獷戾動相讎殺府衛兵遠在桂林猝有警難相援而郡縣無兵以
馭之乞立衛置兵令邊境郡縣輯民丁之壯者爲兵又慶遠安撫莫
天護素庸弱宗族強者動肆跋扈不宜姑息以胎禍乞罷安撫司仍
設府守其地詔從之置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命天護赴京復置
慶遠府 安南使臣林舜欽等至京帝素服御西華門引見命編修
王廉往祭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煙爲王 先是安南占城構
兵帝命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諭令罷兵兩國皆奉詔張以寧
教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帝聞而嘉之賜
璽書比之陸賈馬援復仁等亦卻矐不受 五月己丑徐達取興元
分遣鄧愈招諭吐蕃 丁酉詔守令舉學識篤行之士 己亥詔曰
漢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
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材抱道

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焉尋令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李文忠次駱駝山走元平章沙不丁進次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謀知元帝已殂兼程趨應昌甲辰克之元嗣君北走獲其嫡子買的里八剌暨后妃宮人諸王將相官屬數百人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出精騎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之衆萬六千餘人獻捷京師帝以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丁未詔國學及郡縣生員皆習射頒大射儀於天下朔望則於公廡或閒地習之戊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淳皇帝配徐達帥師自徽州出一百八渡傳友

德領前鋒奪略陽關馮勝禽元平章蔡琳遂克沔州遣金興旺張龍
別將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友德等合攻興元辛亥克之降其守將
劉思忠興旺龍及章存道留守之友德還軍西安鄧愈自臨洮進克
河州招諭吐番諸酋長宣慰鎖南普等皆納印請降追豫王至西黃
河抵黑松林坡斬其大將河州以西朵甘烏斯藏諸部悉歸附出甘
肅西北數千里而還湯和定寧夏逐北至察罕腦兒禽猛將虎陳獲
馬牛羊十餘萬徇東勝大同宣府皆有功 丁巳詔開國時將帥無
嗣者祿其家 胡德濟至京帝念其守廣信諸暨功釋之而以書諭
達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於莊賈乎繼自今將軍
毋事姑息 汪廣洋爲左丞 元擴廓帖木兒至和林元嗣君復任
以國事 甯正爲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饜軍甚勞而茶布
可易粟請以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輓運之苦從之 是月旱帝齋戒
后妃親執爨爲農家食皇太子諸王饋於齋所六月戊午朔素服草

履步禱山川壇席藁露坐晝曝日中夜臥於地凡三日還齋於西廡
辛酉賚將士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 壬
申李文忠捷奏至羣臣稱賀帝謂治書侍御史劉柄曰爾本元臣今
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嘗仕元者勿賀諡元主曰順帝
癸酉買的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
以唐太宗嘗行之對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
爾也令服本俗衣朝見畢賜中國衣冠就謝復謂省臣曰故國之妃
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入見中宮賜中國服
就謝中書省草詔多侈辭帝責之曰元主中國將百年朕與卿等父
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
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爲是也亟改之乙亥封買的里八剌爲
崇禮侯賜第龍光山帝曰前代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
欺孤虐寡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飲食居處務適其宜丙子

告捷於南郊丁丑告太廟詔示天下尋遣使齎詔撫諭海外真臘暹羅瓜哇三佛齊西洋瑣里諸國 改元興和路爲府屬北平布政司尋廢府置衛屬北平都司 初元至元間楊璉真伽爲江南總攝發宋會稽諸陵以諸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圖其上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楊璉真伽敗籍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帝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備言始末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京城高坐寺西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於故陵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其請開中鹽法自此始 辛巳徙蘇州松江嘉興杭州湖州民無業者田臨濠給資糧牛種復三年徙者凡四千餘戶 改興元府曰漢中府 倭寇山東轉掠温台明州旁海

民遂寇福建濱海州縣

汪廣洋免秋七月楊憲爲左丞

明昇將

吳友仁帥衆三萬寇漢中金興旺悉城中兵禦敵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人敵益衆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填塹爲必克計徐達聞之令傅友德以三千騎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令軍中人燃十炬連互山上友仁驚遁張龍從北門突出繞友仁軍後興旺悉兵躡之墜崖谷死者無算友仁自是氣奪 楊憲有才辯裁決明敏然刻深多忌有不足於己者輒中傷之事帝久能逆知帝意又熟於典故謂人莫己若多紛更省中事罷舊吏徧置所私汪廣洋庸懦不敢違憲意憲猶忌之嗾御史劉炳等劾廣洋奉母無狀帝切責放還鄉憲再奏徙海南又教炳劾刑部侍郎左安禮等八人帝覺其誣下炳獄知爲憲所使於是李善長劾憲排陷大臣恣爲奸詔窮竟其罪併誅之召廣洋還 陶凱與崔亮並爲禮部尙書 八月乙酉遣使瘞中原遺骸 續修元史成 康茂才還自漢中道卒 青州民孫古朴爲亂

襲莒州執同知牟魯欲降之魯曰國家混一海宇民皆樂業若等悔過自新可轉禍爲福不然官軍旦夕至無遺種矣我守土臣義惟一死所惜者百姓耳賊不敢害擁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遂殺之事聞詔卹其家 九月李謙爲參知政事 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

衆御史袁凱言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冬十月丙辰詔儒臣更直午門爲武臣講經史 楊璟討覃垕連敗之垕詐降璟使

部卒往報爲所執帝切責璟癸亥周德興爲征蠻將軍帥師討垕璟亦督戰士力攻垕乃遁 辛巳遺元嗣君書 十一月壬辰北征師

至京帝迎勞於龍江甲午告武成於郊廟召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丙申大封功臣進徐達魏國公李善長韓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中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

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郭興鞏昌侯王志六安侯
鄭遇春滎陽侯費聚平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
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華高廣德侯楊璟營陽侯康茂才子
鐸蘄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
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戊戌大宴
己亥達等入謝帝從容語曰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
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
誠恃富友諒恃彊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
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偏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
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
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
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旣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
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

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
施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
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又謂善長雖無汗
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故進封大國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
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湯和以征閩時放遣
餘孽八郡復擾師還爲蘭秀山賊所襲失二指揮郭興以不守紀律
趙庸以在應昌私納奴婢故皆侯而不公是日設壇親祭戰沒將士
初寧國知府陳灌創戶帖以便稽民帝取爲式頒行天下辛亥詔
戶部置戶籍歲計登耗以聞著爲令 乙卯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
誠意伯 十二月癸亥復遺元嗣君書並諭和林諸部 帝以太廟
時享未足以展孝思甲子建奉先殿於宮門內之東以太廟象外朝
奉先殿象內朝每日朝晡帝及皇太子諸王再朝享后妃進膳羞月
朔薦新忌日及諸節致祭以爲常 戊辰封薛顯永城侯汪興祖東

勝侯以顯嘗擅殺胥吏獸醫火者馬軍及千戶吳富面數其罪勿與券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所殺吳富等之家一以給其母妻令功過毋相掩興祖亦以過奪誥券謫海南旋召還 初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遣祕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禮陵寢發者掩之壞者完之廟敝者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仍命有司禁樵采 己卯賜勳臣莊田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 壬午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言日者陽精而有黑子陰奸乎陽也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宜慎刑黜姦吏部尙書郎本中言日者君象君德修則天變消河南中原民未安堵天下才俊學行之士隱於山林天之仁愛人君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 李謙出爲廣東參政 初軍衛有軍儲倉是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取給焉

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豫備倉東西南北四所以振凶荒 李善長外寬和而內伎刻參議李欽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卽按其罪奏黜之與劉基爭法而詢基由是請告帝所任張景揚憲以事誅汪廣洋亦被譴善長事寄如故富貴極意稍驕帝始微厭之

四年春正月丙戌以疾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家戶百五十給佃戶千五百家儀仗士二十家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

丁亥徐達帥盛熙等赴北平練軍馬修城池 湯和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廖永忠副之帥舟師由瞿塘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顧時副之帥步騎由秦隴伐明昇帝謂友德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戊子鄧愈督饜襄陽給征蜀軍初戴壽言於昇曰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彊猶莫能與明抗況吾蜀乎一日有警計將

安出吳友仁曰不然吾蜀襟山帶江非中原比莫若外交好而內備禦昇以爲然遣莫仁壽斷瞿塘峽口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爲飛橋用木板置礮爲拒敵計及聞有明師又遣壽友仁鄒興等益兵爲助 庚寅建郊廟於中都 丁未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試士連舉三年嗣後三年一舉 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災田租 以鎖南普爲河州衛指揮同知卜納利爲靖南衛指揮同知桑加朵兒只爲高昌衛指揮同知朵兒只等爲僉事千百戶有差 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 甲戌帝如中都壬午至自中都諭中書省曰臨濠朕興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縣通漕運者隸之遂以壽邳徐宿潁息光六安信陽九州五河懷遠定遠中立蒙城霍邱英山宿遷睢陽碭山靈璧潁上太和固始光山豐沛蕭十八縣隸焉尋改中立縣曰臨淮縣 初元主北走其遼陽行省參政劉益與平章高家奴相爲聲援保金復諸州至是益爲平章帝遣斷事黃儔

齋詔諭之益籍所部兵馬錢糧輿地之數來歸乃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復以平灤府爲永平府 會試天下舉人以陶凱潘庭堅爲主考官取中一百二十人三月乙酉朔帝親製策問試於奉天殿擢吳伯宗第一授禮部員外郎餘以次授官有差 乙巳徙山後民萬七千戶屯北平 丁未劉基致仕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碁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迹如此 閏月宋冕爲參知政事 湯和師至夔州蜀人以兵扼險楊璟攻之戰於瞿塘不利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久不進而傅友德受命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蜀將丁世珍夏四月丙戌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

友德修橋以渡進至五里關世珍據險力戰都督同知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攻破其關遂克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隆州亦下友德渡白水江破綿州指揮史鑑戰死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 帝以諸將久無功命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濟師伐蜀 冊皇太子妃常氏開平王遇春女也 廣德侯華高繕廣東邊海城堡事竣至瓊州卒無子納誥券墓中贈巢國公諡武壯 廢順寧府及所領縣 五月免江西浙江秋糧 戴壽聞傳友德破階文擣江油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吳友仁撤精兵西救漢川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援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膽落無能爲也迎擊大敗之六月壬午朔遂拔漢州壽大亨走成都友仁走保寧友德之攻漢州也湯和尚頓軍大溪口旣於江流得木牌乃進師廖永忠先發及舊夔府破鄒興等兵進至

瞿塘關山峻水急鐵鎖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渡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六寨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矢死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辛卯遂入夔州壬辰和始至乃分道進期會於重慶丁世珍以番數萬攻文州朱顯忠食盡無援或勸走避叱不聽戊戌城破顯忠死之千戶王均諒不屈被磔友德救旋至世珍走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次銅鑼峽舁大懼右丞劉仁勸奔成都舁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耳大軍所過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乃遣使齎表乞降永忠以和未至辭癸卯和至舁面縛銜璧輿櫬與母彭及官屬降於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旨撫慰下令諸將

不得有所侵擾卒取民七茹立斬之慰安壽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 戊申倭寇膠州 徙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戶屯田北平 宋冕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秋七月辛亥朔徐達練兵山西 傅友德進圍成都戴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彊弩火箭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躡藉死者甚衆辛酉壽等聞昇已降乃籍府庫倉廩面縛詣軍門成都平朱亮祖亦至分徇州縣未下者 乙丑明昇至京師禮臣請帝御奉天殿昇等俛伏待罪午門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羣下與孟昶異宜免其伏地上表待罪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第京師 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治成都府 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劉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暘禽彥翬殺之保保挾黃儔走納哈出營良佐因權衛事以狀聞且言遼東僻處海隅肘腋皆敵境平章高家奴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章屯瀋陽古城開

元則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則太尉納哈出彼此相依時謀入犯今保
保逃往釁必起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而以所禽平章八丹知院
僧儒等械送京師帝命立良佐嵩俱爲蓋州衛指揮僉事旣念遼陽
重地設定遼都衛以葉旺馬雲並爲指揮使往鎮之 徵方克勤爲

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闕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
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約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
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
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
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
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八月甲午免中都淮陽及泰

滁無爲田租 己酉振陝西饑 高州海寇潛入城爲亂通判王名
善被執不屈死之 湯和等悉定四川諸郡縣周德興克保寧執吳

友仁送京師丁世珍集餘衆圍秦州五十日兵敗夜宿梓潼廟爲其

下所殺戴壽向大亨莫仁壽皆鑿舟自沈死友仁至京師帝以其寇漢中首造兵端令明氏失國僂於市戍他將校於徐州 命李文忠拊循四川築成都新城發軍戍諸郡要害乃還何文輝留守成都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改廣興府爲廣德州 冬十月丙申征蜀師還帝以湯和逗撓責數之製平蜀文稱傅友德功居第一廖永忠次之褒賚甚厚予汪興祖子東勝侯世券 帝以郡縣吏每額外徵收命有司科民田以田多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擢用糧長之設自此始 鄭濂以糧長詣京師帝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 趙秩之使倭也汎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其王良懷良懷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良懷桀驁不受命欲殺秩秩不爲動徐以言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乃遣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帝復

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還賜之 十一月庚申命官吏犯贓者罪勿貸 免陝西河南被災租田 十二月召徐達還凡置二百五十四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 命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温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凡十一萬餘人隸各衛爲軍禁沿海民私出海 陳修爲吏部尙書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特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繁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時六部屬中書省權輕修及滕毅詹同吳琳趙好德居吏部稱賢亦無大建樹也 薛顯居海南踰年帝念之召還與世券安南陳叔明弒其主日燧而自立 占城入貢言安南侵擾因求兵器樂器樂人帝命禮部諭之曰占城安南同奉正朔乃擅自構兵妄害生靈旣失事君之禮又乖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國王令卽日罷兵王亦宜講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吝但兩國互構而賜占城是助王相攻甚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殊異難以發遣

王其選擇曉華言者以來當令肄習因命福建省臣勿徵其稅 吉
水知州費震寬惠得民擢爲漢中知府時陝西洊饑漢中尤甚鄉民
聚爲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俾秋成還官盜聞皆來歸鄰境民
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爲保伍籍之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 降思州
安撫司之鎮遠府爲州改屬思南尋直隸湖廣布政司

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甲士多者至
萬九千人 初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鎮雲南大都守王歲遣使
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四川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險僻
不欲用兵會北平守將以所獲王使者蘇成來獻癸丑命待制王禕
齎詔偕成往招諭 陳理居京師邑邑出怨望語帝曰此童孺小過
耳恐細人蠱惑不克全朕恩宜處之遠方乙丑及明昇並徙高麗遣
元降臣樞密使延安答理護行賜高麗王羅綺俾善視之亦徙陳普
才等於滁州 元擴廓帖木兒在和林數擾邊帝患之甲戌徐達爲

征虜大將軍出雁門關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應昌馮勝爲
征西將軍取甘肅各將五萬騎擊擴廓鄧愈爲征南將軍周德興吳
良副之分道討湖南廣西洞蠻 仇成戍遼陽命吳禎總舟師數萬
由登州鑿之海道險遠禎經理有方兵食無乏完城練卒盡收遼海
未附之地降平章高家奴等 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順元宣
慰使靄翠同知宋蒙古歹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以其地屬四川行
省靄翠後爲安氏蒙古歹尋賜名欽 呂宋瑣里諸國來貢帝謂中
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歲月無論疏數厚往
而薄來可也 二月丙戌陳叔明遣使入貢主客曹已受表曾魯取
副封視之白尙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燧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
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此耶卻其貢問丞相魯何官對曰主事
耳卽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其父諱辭就朝
請下階吏部持典制不許 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

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四川巴茶二百十五頃宜定令十取其一
無主茶園令軍士薈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馬從之諸產茶地設茶課
司定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聽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
符以防詐僞於是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
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三月都督僉事藍玉先出雁門丁卯
敗擴廓帖木兒於土刺河 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京民帝曰京
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宜休養命免其役
廷臣薦魏觀才出爲蘇州知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
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
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啓張羽訂經史政化大行 高麗王請遣
子弟入學帝曰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強時貢使失風洪
師範等二十九人溺焉帝憫之謂中書省曰高麗貢獻繁數旣困敝
其民而涉海復虞覆溺宜遵古諸侯之禮二年一聘貢物惟所產毋

過侈其明諭朕意 西陽宣慰使冉如彪來貢置西陽州以如彪爲
知州 夏四月己卯山東行省言濟南萊州連歲旱澇傷禾麥民食
草實樹皮命於淮安運粟振之 戊戌始行鄉飲酒禮有司與學官
帥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民間里社亦行之 鄧愈帥楊璟黃彬
出澧州庚子平散毛等四十八洞蠻尋捕斬房州反者 徐達至嶺
北擴廓帖木兒與賀宗哲合兵力拒五月壬子達戰敗績死者數萬
人 詔曰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爲
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
相見揖拜毋違禮婚姻毋論財務崇節儉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
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爲限僧道齋
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閩粵豪家毋闖人子爲火者犯者抵
罪又諭禮部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徂元俗死者或以火葬而
投其骨於水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

擇寬閒地爲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游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 有事於北郊尙書吳琳主事宋濂帥文學士以從國子學錄蕭執等十二人入見齋所帝患心不寧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因曰漢武溺方技繆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旣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狹濂備陳之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衆自化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句帝曰卿可謂善陳矣 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 丁丑定宮官女職立六局一司局曰尙宮尙儀尙服

尙食尙寢尙功司曰宮正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令自后妃以下至嬪御女史巨細衣服之費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尙宮取旨牒內使監覆奏移部臣取給焉以私書出外者死宮嬪以下有疾醫者不得入宮以證取藥 馮勝至蘭州傅友德以驍騎前驅敗失刺罕於西涼至永昌敗太尉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勝復敗元兵於掃林山友德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戊寅至甘肅元將上都驢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亦降次別篤山陳德帥兵奮擊俘斬萬計岐王朵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追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二萬留兵扼關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及歲終考績法 壬寅吳良李伯昇平靖州蠻 李文忠至口温元人遁進至臚胸河收其部落令部將韓政等守輜重而自率大軍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蠻子哈刺章悉衆渡河列騎以待甲辰文忠引軍薄之敵

稍卻至阿魯渾河敵來益衆文忠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鬪宣寧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死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得馬益殊死戰遂破敵虜獲萬計追奔至稱海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斂兵據險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於野敵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還失故道至桑哥兒麻乏水渴甚禱於天所乘馬跑地泉湧出二軍皆給乃刑牲以祭顧時出他道遇敵糧且盡士疲不能戰時帥麾下數百人躍馬衝擊敵衆引去獲其輜重糧畜遂還 乙巳作鐵榜戒功臣一曰內外各指揮千戶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物二曰公侯不得私役官軍三曰不得強占官民場泊園冶四曰內外官軍不得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曰管莊人不得依勢欺毆人民六曰屯田奴僕及其親屬不得倚勢侵奪田產財物七曰不得私託門下影蔽差徭八曰公侯之家欺壓良善侵奪人者四犯與庶人同罪九曰不得受諸人投獻物業 山東饑敕吏部尙

書趙享堅往振之免被災郡縣田租 改靖江府曰桂林府 秋七月丙辰湯和及元兵戰於斷頭山敗績指揮同知章存道死焉 吳良盡平左右兩江及五溪之地移兵入銅鼓五開八月丙申收潭溪開太平殲清洞崖山之衆於銅關鐵寨諸蠻皆震懾內附粵西遂平倭寇福寧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討之中流矢卒福州衛指揮同知張赫追寇至琉球大洋與戰禽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收弓刀器械無算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閒輒傳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赫在海上久所捕不可勝計 甲辰元兵侵雲內州同知黃里帥兵巷戰死之 侯至善罷 九月戊午周德興帥趙庸左君弼出南寧平婪鳳安田諸州蠻克泗城州 李善長湯和營中都宮殿俞通源徙江南富民十四萬佃臨濠 甘露屢降帝問宋濂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 冬十月丁酉馮勝師還是役也徐達戰大敗

李文忠殺傷相當獨勝與傅友德全勝斬獲甚衆會有言勝私匿駝馬者賞不行初帝銳意欲滅擴廓帖木兒劉基嘗言於帝曰王保保未可輕也至是帝思其言謂晉王曰吾用兵未嘗敗北今諸將自請深入敗於和林輕信無謀致多殺士卒不可不戒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田租十一月甲子征南師還壬申納哈出犯遼東召徐達李文忠還十二月甲戌詔有司考課首農桑學校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士效立命黜之辛巳命百官奏事啓皇太子宋濂爲贊善大夫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傅云庚子鄧愈爲征西將軍征吐蕃壬寅遺元嗣君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考

俾無遺闕從之 陳觀爲陝西參政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觀
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 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西
域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諭天下朝覲官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
賊也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
之 選朝天宮道士供事郊壇 免遼東金復二州旱災稅糧 汪
廣洋無所建白甲寅謫廣東行省參政常以置相難其人命胡惟庸
以左丞掌省事 以官多缺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擢其年
少俊異者張唯王耀等爲翰林院編修蕭韶爲祕書監直長又選國
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令並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宋濂及修撰孔克
表正字桂彥良爲之師帝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其文字優劣寵遇
甚厚 置河州府 二月乙未詔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於求
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皇

皇於版築鼓刀之徒者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帝以科舉所得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禮送京師不次擢用於是罷科舉者十年

壬寅令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帝諭臺臣曰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不去則貽民患故朕於廉能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朵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府四卽以所舉官任之大臣言來朝者授職不來者宜弗予帝曰吾以誠心待人彼不誠曲在彼矣萬里來朝俟其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之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始分給事中爲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每科二人鑄給事中印一推

年長者一人掌之 初命禮部主事張籌與陶凱編集漢唐以來藩
王善惡可爲勸戒者會凱出參行省乃命文原吉王僕續修之書成
二卷賜名昭鑒錄頒賜諸王 戊申大閱 壬子徐達爲征虜大將
軍李文忠鄧愈馮勝湯和副之備邊山西北平 甲子指揮使於顯
爲總兵官備倭 夏四月己丑令有司上山川險易圖 帝念天下
大定諸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傑
皆已前沒猶未有諡號下禮部議遂諡永安武閔通海忠烈張德勝
忠毅大海武莊再成武壯趙德勝武桓世傑封永義侯與漢封寇恂
景丹相類卽以爲諡 華雲龍上言北平邊塞東自永平薊州西至
灰嶺下隘口一百二十一相去可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
隘口九相去五百餘里俱衝要宜設兵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要害
宜設千戶守禦所又言前大兵克永平留故元八翼軍士千六百人
屯田月支糧五斗所得不償費宜入燕山諸衛補伍操練俱從之

初劉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爲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圖爲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頗爲動奪基祿基懼入謝留京不敢歸 六月壬午盱眙獻瑞麥薦宗廟 京師城成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初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皇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帝令重囚築城后曰贖罪罰役國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乃悉赦之 壬辰擴廓帖木兒遣兵攻雁門守關指揮吳均帥衆拒之自卯至午大呼曰援兵至矣衆皆踴躍欲戰元兵聞之解去均追擊敗之 免河間開封延安汾州被災田租 丁丑馮冕爲參知政事 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

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廣東指揮使司言近儋州賊亂已調兵討平其儋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衛鎮之詔置儋萬二州守禦千戶所 析山東樂安州地置慶雲縣屬河間府又置海豐縣屬濱州 置遼陽府縣 改潭州府曰長沙府 秋七月壬寅命戶部稽渡江以來各省水旱災傷分數優卹之 壬子胡惟庸爲右丞相劉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 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三皇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致祭八月乙亥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爲正殿五室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每歲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寢其祀增祀隋高祖 學

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紀載尙未
成書請編日曆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
賜指揮戰沒者公田 陳德郭興敗元兵於答刺海口斬首六百
級獲其同僉忻都等三戰三捷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
月具書於冊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公私多
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
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九月帝命中書省御史臺
詳議革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獄一依律斷
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 帝欲任宋濂以政事辭
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 改臨濠府爲中立府 冬
十月辛巳召徐達馮勝還十一月壬子擴廓帖木兒攻大同達遣將
擊破之於懷柔時元兵先後攻白登保德河曲輒爲守將所敗獨撫
寧瑞州被殘帝乃徙其民於內地命達仍留鎮 潞州人貢人參帝

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俱止
之國家以養民爲務奈何以口腹累人 真定饑饒陽知縣郭積以
聞甲子遣兵部尙書劉仁振之 丙寅冬至帝不豫改卜郊 閏月
乙亥詔故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其子孫凡二百九人授指揮千
百戶等官有差 壬午有事於圜丘 帝嘗謂刑部尙書劉惟謙曰
仁義者養民之膏梁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
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庚寅命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
命揭兩廡親加裁酌 十二月唐鐸爲刑部尙書 王禕之至雲南
也諭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
聽館別室他日又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忍其殲於鋒刃曾不
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
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爾元君北走擴廓帖木兒之
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

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百萬會戰
昆明爾時雖悔亦無及矣梁王駭服改館禕禮待之會元嗣君遣脫
脫徵鑲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禕見
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爇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
我奉使遠來豈爲汝屈遂遇害梁王具衣冠斂之 占城主遣使獻
安南之捷帝謂省臣曰安南占城交爭未知曲直可遣人往諭各罷
兵息民毋相侵擾是年命安南陳叔明權知國事 太僕丞梁埜僊
帖木兒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塢灘相去八百里
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 是年更置羣牧監於滁州旋改爲
太僕寺

七年春正月甲戌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而鑲勞民供乃命都
督僉事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平章李伯昇往真定經理屯務
海上有警吳禎充總兵官同都督僉事於顯出海捕倭 二月丁酉

朔日有食之 衍聖公孔希學言先聖廟堂廊廡圯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後多蕪而徵賦如故乞減免從之戊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代學 平陽太原汾州歷城汲縣旱蝗並免田租 大明律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廢庫曰擅輿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 夏四月己亥都督藍玉敗元兵於白酒泉遂拔興和獲其國公帖里密出等五十九人 永道桂陽諸州蠻竊發壬寅金吾指揮陸齡帥兵討平之 李文忠遣部將分道出塞至三不刺川俘平章陳安禮至順寧楊門斬真珠驢至白登禽太尉不花 丁玉爲右丞 太常司卿呂本罰役功臣廟已釋爲北平按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時被命楊基答祿與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

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倣俗吏拘繩墨善雖小爲之不已將成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愆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府州縣被災田租 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 癸巳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 侯善爲參知政事 日曆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詹同等又言日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爲書五卷名曰皇明寶訓嗣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焉 茹太素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司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 六月陝西平涼延安靖寧鄜州雨雹山西山東北平河南蝗並蠲田租 帝以北方郡縣

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凡三百八人秋
七月甲子朔李文忠帥師攻大寧高州克之斬宗王朵朵失里禽承
旨百家奴追奔至氈帽山擊斬魯王獲其妃蒙哥禿及司徒答海等
進師豐州禽元故官十二人馬駝牛羊甚衆窮追至百千兒乃還

壬申倭寇登萊 八月甲午朔帝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

元世祖凡十七帝已而罷隋高祖之祀 辛丑詔軍士陳沒父母妻

子不能自存者官爲存養百姓避兵離散或客死遺老幼並資遣還

遠宦謫官妻子不能歸者有司給舟車資送 申定兵衛之政征調

則統於諸將事平則散歸各衛管軍官無得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

在得宜 庚申振河間廣平順德真定饑蠲租稅 改中立府爲鳳

陽府 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遺元嗣君書 貴妃

孫氏卒無子敕禮官定諸王服制尙書牛諒等以儀禮喪服奏帝不

聽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宋濂等考定喪禮

濂等考得古人論母喪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乃命吳王橚主喪事服慈母服斬衰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服齊衰杖期太子諫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爲天子臣忝居嫡長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帝大怒羣臣震驚不知所出桂彥良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服以拜謝帝遂作孝慈錄使內外遵守爲母斬衰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期自妃始 冬十一月壬戌納哈出犯遼陽千戶吳壽擊走之 高麗王顓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禡爲己子權相李仁人弒顓而立禡 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桂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 十二月戊戌召鄧愈湯和還 漢中知府費震坐事被逮帝以其有善政特釋爲寶

鈔提舉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雞籠山功臣廟一百八人 癸酉命有司察窮民無告者給屋舍衣食諭中書省曰昔吾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死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不獲也 辛巳鄧愈湯和等十三人屯戍北平陝西河南時海運饟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凡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領之有司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耕作內地三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諭誅侵暴之吏 丁亥詔天下立社學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本朝律令 河決開封大黃寺隄詔河南參政安然發民夫二萬人塞之 初元寧王卜烟帖木兒居撒里畏兀兒之

地帝招之卜烟帖木兒入貢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封卜烟帖木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刺等爲指揮 二月甲午宥雜犯死罪以下及官犯死罪者謫鳳陽輸作屯種贖罪 癸丑耕耜田 召徐達李文忠馮勝還傅友德等留鎮北平友德陳便宜五事皆從之達性恭慎數出鎮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帝爲吳王時所居也達固辭一日帝與達之邸彊飲之醉蒙以被舁臥正寢達醒驚趨下階俯伏稱死罪帝覘之大悅乃命有司卽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 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使用錢帝乃設寶鈔提舉司三月辛酉立鈔法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以桑穰造紙爲之自一貫至一百文凡六等命民間通行禁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辛巳罷寶源局鑄錢 漢劉基病胡惟庸挾醫視之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

拳石帝遣使護之歸親製文賜之免河間府旱災田租德慶侯
廖永忠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詔以天下驛傳馬夫供億倍
他役免其田租以地間劇定其等有差夏四月辛卯帝如中都時
中都方營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鬪殿脊者李善長奏諸工匠
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工部尙書薛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
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
與活者千數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臨洮平涼河州被災田
租罷營中都劉基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
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
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
庸在無益也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遂卒年六十五基
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
心膂每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

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恭己以聽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帷幄語祕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 時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

吳伯宗不爲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爲國患帝得奏召伯宗還賜衣鈔

惟庸欲結好於徐達達薄其人不答則賂達閹者福壽使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 惟庸及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皆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監察御史韓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外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而其所用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馬至者少患之五月命中官趙成齎羅綺綾絹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

落皆以馬來市 己巳傅友德朱亮祖同鎮北平 貴州江力江松
刺回四十餘寨苗把具播共桶等連結苗獠二千作亂平越安撫司
乞兵援六月壬寅指揮同知胡汝討平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
之 辛酉改作太廟前正殿後寢殿翼皆有兩廡寢殿九間間一
室奉藏神主爲同堂異室之制 壬戌召傅友德朱亮祖還李文忠
顧時鎮山西北平 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
外聞父母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覆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近者彌月遠
者半年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卽令奔赴
然後覈實帝深然之戊辰詔百官奔喪毋俟覈報 京師地震 丁
丑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及蘄黃諸府被災田租 元擴廓帖木兒
從嗣君徙金山八月己酉卒於哈刺那海之衙庭妻毛氏自經以殉
初帝七致書擴廓皆不報遣人招諭亦不應最後使李思齊往擴廓
待之以禮及還遣騎士送之塞下曰主帥有命請君留一臂爲別思

齊知不免斷與之帝一日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真奇男子帝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此真奇男子也 九月帝議再遣使招諭

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召湖廣參政吳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帝赦之令與雲偕行

冬十月丁亥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壬子命皇太子及秦

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宋濂從帝得輿圖濠梁古蹟一卷遣使賜太子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 改各都衛爲都指揮使司凡改設都司十有三行都司三

十二月戊子京師地震 甲寅遣使振蘇州湖州嘉興松江常州太

平寧國杭州水災 帝聞黃儻被殺納哈出將內犯敕葉旺等豫爲

備未幾納哈出果以衆至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州至金州金州城

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諸門乃刺吾者敵驍將也帥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爲我兵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敵引退不敢由故道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遁旺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駝窟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沃以水經宿凝沍如城布釘版沙中旁設坑穽伏兵以伺馬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敵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趨連雲島遇冰城旁走悉陷於穽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及凍死者無算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 陝州人獻天書誅之 吳雲至雲南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給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元伯顏帖木兒爲邊患

明紀卷第三

晉與不銜... 王問其事... 曰吾輩... 出... 不... 中... 空... 不... 亂... 未...

明紀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九年春正月湯和傅友德丁玉藍玉及都督僉事王弼備邊延安比
至伯顏帖木兒乞降帝召和等還留友德備之 二月乙巳太白晝

見 三月己卯詔曰比年西征燉煌北伐沙漠軍需甲仗皆資山陝
又以秦晉二府宮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來閭閻未息國都始建
土木屢興畿輔旣極煩勞外郡疲於轉運今儲蓄有餘其淮揚安徽
池五府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今年租賦悉免
之 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 以臨安公主

下嫁李祺韓國公善長子也始定公主婚禮先期賜祺駙馬都尉官
誥並朝服儀從甚盛公主執婦道甚備後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

寧言善長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禘六日不朝宣
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削善長歲祿千八百石 京師自去年八
月不雨至夏四月庚戌始雨自庚戌至五月癸酉雨二十四日始霽
六月甲午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
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凡十二布政司罷行省平章
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爲布政使 辛丑李文忠還 都督
同知何文輝鎮北平以疾召還卒年三十六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
食之 免蘇松嘉湖水災田租振永平旱 伯顏帖木兒侵延安傅
友德破禽之降其衆 八月己酉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
守陵戶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時葺治分遣國子生修嶽鎮海瀆祠
西番朵兒只巴寇罕東河州指揮甯正擊走之正初至衛城邑空虛
勤於勞徠不數年河州遂爲樂土璽書嘉勞兼領寧夏衛事修漢唐
舊渠引水溉田開墾數萬頃兵食饒足 時都指揮徐司馬鎮河南

馮勝練兵其地會有星變占在大梁帝使使密敕勝且曰并以此語馬兒知之既復敕二人曰天象屢見大梁軍民錯處尤宜慎防今秦晉二王還京當嚴兵宿衛王抵汴時若宋國公出迓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迓則宋國公亦然爾其夙夜小心無忽 閏九月庚寅以災異詔求直言 癸巳定百官品秩汰中書省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御史臺侍御史治書殿中侍御史等官 刑部主事茹太素陳時務累萬言帝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以其書示廷臣或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宋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何可深罪次夕帝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悉召廷臣詰責因字呼濂

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於是帝廷譽濂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
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諂一人之短始終無二可謂
賢矣 海州學正曾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略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
災異爲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
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
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
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
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
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
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
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 冬十
月己未太廟成自是行合享禮 丙子秦晉燕吳楚齊六王治兵鳳
陽 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產者田鳳陽 平遙訓導葉

伯巨應詔言三事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彊榦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爾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吳楚齊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缺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

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卽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

怒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撫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罪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儻苛其短而棄其長則

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掎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彊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禽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可或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踪跡之地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卹而猶見在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

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

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帥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

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臧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各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二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取言之過

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二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旣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尙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月速速來吾手射之旣至丞相乘帝喜乃敢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二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

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皆以伯巨爲先見云 蘄水人王燾七世同居詔旌爲孝義之門 十二月甲寅振畿內浙江湖北水災 己卯遣都督同知沐英乘傳詣關陝抵熙河問民疾苦事有不便更置以聞 初永寧人蔡子英舉元至正中進士察罕帖木兒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薦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帖木兒走定西明兵克定西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帝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關中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帝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

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以報國士之遇及國破家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昔王蠲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日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元嗣君於和林 初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覈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冊遇部駁卽改以爲常已而事露帝盛怒疑有奸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虐民

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冊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輸作江浦而空印者誅死甚衆帝以思南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詣闕詔令帥其部長入朝田仁智及思州宣慰使田宏正先後來朝並優賜之仁智歸道卒命有司歸其柩尋命其

子大雅襲職宏正仁厚之子也

十年春正月辛卯以羽林等衛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衛各二千二百餘人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懷慶知府方徵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爲職今不聞旌賢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懼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贓罰者爲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

振蘇松嘉湖水災 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曆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吐番川藏爲梗剽貢使夏四月己酉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爲副將軍帥師討之

振太平寧國及宜興錢塘諸縣水災 五月庚子李善長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議軍國重事 癸卯振湖廣水災 戶部

主事趙乾振荆蕪災遷延半載丙午誅之 六月丁巳詔臣民言事者實封達御前 丙寅令自今政事並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諭曰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羸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爲權度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豪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也於是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各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避忌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

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文卷有故出入者理
辨之 帝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八
月庚戌改建大祀殿於南郊卽圜丘舊制以屋覆之 帝慮武臣子
弟但習武事鮮知問學癸丑命大都督府選入國子監讀書其在鳳
陽者卽肄業於中都 九月丙申振金華紹興衢州水災 辛丑胡
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爲才寵任之
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
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
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
廣洋頗耽酒與惟庸同相浮沈守位而已帝數誠諭之 丁玉爲御
史大夫 鄧愈沐英分兵三道西略川藏耀兵崑崙山俘斬萬計獲
馬牛羊十餘萬留兵戍碾北諸要害乃還冬十月戊午封英爲西平
侯 辛酉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 鄧愈自吐蕃還道病十一

月癸未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愈事母孝撫弟之
幼孤有恩敬禮儒士簡重慎密有士君子之行焉 丁亥冬至合祀
天地於奉天殿大祀殿未成故也 免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叛以丁玉爲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
降承旨設威州千戶所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丁未錄故功
臣子孫五百餘人授官有差 高麗使五至帝曰高麗王顓被弒奸
臣竊命義所必誅第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中書省宜遣人往問
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爲羈囚則當依前王言歲
貢馬千匹仍悉送還所拘遼東民方見王位真而政令行否則弒君
之賊必討無赦 是歲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爲沙刺所弒王子板咱
失里復讎誅沙刺沙刺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亂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封皇子椿爲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楨漢王植
衛王改封吳王櫛爲周王 己卯進封湯和信國公議軍國事初和

守常州嘗請事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鎮此城如坐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帝聞而銜之至是猶數其過失鑄之券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貴集部落阻道二月指揮胡淵童勝等分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蠻衆伏兩山間投石從崖下兵不能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出兩山後遲明從山頂張旗幟發火礮蠻驚潰師進雁門關道險蠻復據之乃駐平野得小舟渡至龍止鐵冶寨擊破之其由石泉者次泥池蠻悉衆拒千戶薛文突陳射卻之士卒奮擊大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權知州楊者七迎降使仍領其州立茂州衛留指揮楚華守之置威茂道開府茂州分游擊駐疊溪東平侯韓政卒帝親臨其喪追封鄆國公子勳襲三月秦王檄之國西安晉王禰之國太原櫛中途答膳夫帝馳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爲姑息獨膳夫徐興祖事吾二十三

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 燕周楚齊四王駐鳳陽 壬午
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 命吏部課朝覲官殿最稱職而無過者爲
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
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朝覲考覈自此始 時賜諸司沒官
男女陝西僉事韓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
坐法之濫也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尙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
朝所宜帝是其言 夏四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卒國人謚曰昭
宗子脫古思帖木兒嗣改元天元 五月丁酉存問蘇松嘉湖被水
災民六萬二千八百餘戶戶賜粟一石蠲逋賦六十五萬有奇 賜
秦王檄璽書曰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不勝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
轉輸之勞民未休息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不急之務悉已之 六
月壬子帝自爲文遣使弔祭故元嗣君 五開蠻吳面兒等作亂靖
州指揮僉事過興以兵二百往捕與其子皆爲賊所殺己巳以辰州

指揮楊仲名爲總兵官討之 秋七月丁丑振平陽饑 蘇松揚台
海溢人多溺死遣官存卹 八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諸州
府秋糧 冬十月丙辰河決蘭陽 甲子大祀殿成 歸故元平章
完者不花於丞相驢兒諭以通好 遣內官吳誠往諭楊仲名且觀
兵 十一月庚午沐英爲征西將軍帥都督藍玉王弼討西番 楊
仲名破諸蠻吳面兒遠遁遣尙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帝嘗讀唐書
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謂侍臣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尙無兵權唐以
兵柄授之馴至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
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是役也獨兩使內官至軍云 大同白羊鎮
巡檢張文煥遇敵兵於焦山砦戰沒其妻聞之同日死一子貧寒十
指俱墮帝命取至京師月給米一石以終其身 太子妃常氏薨輟
朝三日初帝冊常遇春女爲太子妃繼冊太常卿呂本女爲次妃常
妃薨呂妃始獨居東宮而其時秦王棖亦以擴廓帖木兒妹爲妃又

以鄧愈女爲次妃皆前代故事所無也 十二月以蘇松嘉湖杭屢被水災罷五府河泊所以其利與民 帝以佛經遺佚遣僧宗泐偕其徒往西域求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於南郊 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移兵討之 丙申丁玉平松州蠻遣指揮高顯等城之請立軍衛 帝謂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守之非策又敕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戎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羌戎屢寇邊不獲已也捷至知松州已克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自當來服須擇士勇者守納都疊溪路其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來降戎長遣入朝朕親撫諭之 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莊浪衛 二月戊戌朔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 乙巳詔曰今春雨雪經旬天下貧民困於飢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給以鈔又命審京民孤寡者給以鹽 丙寅湯和陸仲亨周德興黃彬陸聚等練兵臨清

沐英敗西番於土門峽進至洮州舊城葉昇禽其長阿昌失納餘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遂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己李文忠等言官軍守洮州饜艱民勞帝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人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 丁玉言松州爲西羌要地軍衛不可罷夏四月遂併潘州於松州置松州衛設官築戍如玉議 五月癸未蠲北平田租 六月丁卯都督僉事馬雲征大寧 眉縣妖人彭普貴作亂殺知縣顧師勝焚掠十四州縣指揮普亮等不能克秋七月丙辰丁玉移師討平之 己未李文忠還言西安城中水鹹鹵不可飲請鑿地引龍首渠入城以便汲從之 八月辛巳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九月占城入貢中書省不以時奏帝聞之怒降敕

切責乃委其咎於禮部禮部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方鼎殷哲爲左右參政己亥沐英等進擊番寇大破之盡禽酋長三副使瘿瘞子等平朵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斬數萬人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冬十一月甲午班師論藍玉等功當封帝念仇成勳舊先封爲安慶侯封王永昌侯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庚申大寧平召馬雲還京葉旺留鎮遼東如故十二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師初伯顏子中爲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已破贛州子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授行省員外郎出奇計以友定兵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於廖永忠子中墮馬求死折一足永忠義而舍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子中

竟不出常齋鳩自隨久之事浸解乃還鄉里及詔郡縣舉元遺民布政使沈立本密言於朝以幣聘使者至子中慨然曰死晚矣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歛鳩死 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卻之高麗又致書及禮物於葉旺而龍州鄭白等請內附旺以聞帝謂人臣無外交此閒諜之漸勿輕信彼特示弱於我以開邊釁還之使無所藉口 自劉基之死胡惟庸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弟太僕丞存義之子佑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去之復旁出者三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鬻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陳寧性嚴刻帝責之不能改其子孟麟數諫寧捶之死帝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惟庸又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

等爲心膂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嗣君約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陳寧涂節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占城之入貢也惟庸與汪廣洋皆被詰責至是節上言劉基爲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朋欺貶海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廣洋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姦賜之死廣洋爲人寬和自守與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於禍廣洋死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法司取勘於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

十三年春正月節遂上變告惟庸中書省吏商嵩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戊戌誅惟庸寧節等惟庸初由善長薦及惟庸誅坐黨

死者甚衆丁玉李伯昇等皆與焉善長獨免惟庸之未敗也徐達時
時爲帝言惟庸不任相帝由是益重達 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癸
卯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以尙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每部分四
屬部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
在外各都司衛所 始南北更調用人 二月壬戌朔詔舉聰明正
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發丹符驗天下金穀之數
戊辰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敕 復以薛祥爲工部
尙書初祥以尙書出爲北平布政使治行稱第一爲胡惟庸所惡坐
以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及是帝謂曰讒臣害汝汝何不言對曰臣
不知也 三月壬辰減蘇松嘉湖重賦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
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
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歲額與浙江通省
埒其重如此 壬寅燕王棣之國北平 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

數擾邊帝命沐英總陝西兵擊之英至靈州偵知脫火赤等在亦集乃路遂渡黃河經寧夏登賀蘭山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壬子分軍爲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英自以驍騎衝其中堅禽脫火赤及樞密知院愛足等獲其全部以歸 夏四月己丑命羣

臣各舉所知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得失吏部尙書劉崧以修德行仁對乙未大赦山西民爲軍者二萬四千餘戶悉還爲民丙申釋在京及臨濠屯田輸作者己亥免天下今年田租吏以過誤罷者還其職從征士卒老疾者許以子代老而無子及寡婦有司資遣還 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

通商旅帝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爲本爾慎毋忽英遂進兵元諸王兀納失里懼遣使降英進次白城獲平章忽都帖木兒壬寅至赤斤站獲鹵王亦憐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乃還 御史中丞安然免以李善長理臺事數有所建白未幾罷御史臺 六

月丙寅雷震奉天門帝避正殿省愆丁卯罷王府工役 諭戶部曰
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織悉朕甚取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
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丁丑置諫院設左右司諫
正言等官 秋八月命天下學校師生給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
醢之屬皆官給之 帝以松州衛遠在山谷屯種不給饋饗甚難命
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略其地奏言松州爲番蜀要害設衛事不可
罷命復置 初道同爲番禺知縣亢直不避彊禦軍擾民者一切裁
之以法會朱亮祖鎮廣東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也土豪數十輩
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卽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
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
役使亮祖不能屈他日亮祖出遇械者遽破械脫之借他事答同富
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
同積不平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使使誅同俄同奏

亦至帝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到則同已死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傳其爲神九月帝召亮祖至與其子指揮使暹俱鞭死御製墮誌仍以侯禮葬 辛卯曹震楊璟薛顯屯田北平 乙巳天壽節始受羣臣朝賀賜宴於謹身殿後以爲常 帝

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試尙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丙午告於太廟以本及杜佑龔敷爲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督之次屢賜敕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兩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居無何敷等四人相繼致仕召安然代之本亦坐事誅 宋濂孫慎坐胡惟庸黨與其叔父璩皆死濂逮至帝亦欲誅之皇后曰民家爲子弟延師尙以禮全始終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聽會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

爲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惻然投箸起翼日赦濂與家屬悉徙茂州
占城遣使賀天壽節帝聞其與安南水戰不利賜敕諭曰曩者安南
兵出敗於占城占城乘勝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則
福可長享如必驅兵苦戰勝負不可知而鷓蚌相持漁人得利他日
悔之不亦晚乎 冬十一月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乃兒不花入桃
林口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沒千戶王輅裹創擊敗之禽完者不花
十二月天下府州縣所舉士至者八百六十餘人授官有差 趙庸
鎮廣東討陽春蠻 是年改封胡美爲臨川侯帝嘗榜列勳臣謂持
兵兩雄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韓政曹良臣楊璟陸聚梅
思祖黃彬及美皆封侯美璟有方面勳遇之尤厚 日本入貢無表
卻之 以元大寧路爲府尋廢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副將
軍帥師討乃兒不花 命新授官者各舉所知 壬子罷天下歲造

兵器 癸丑命公侯子弟入國學 丙辰詔求隱逸 帝以徭役不均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范敏議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百戶爲十甲甲首一人亦以丁糧多寡爲序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有田者編冊無田者亦爲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後遂仍其制不廢 二月庚辰覈天下官田 時富室多以罪傾宗而浦江鄭氏數千指獨完會有訴其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累諸兄乎自詣吏湜兄濂先以糧長在京師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辯之二人爭入獄帝聞召見勞勉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宥之立擢湜福建左參議湜居官有政聲南靖民爲亂註誤者數百家湜言於諸將盡釋免居一歲入覲卒於京 改明州府爲寧波府 三月丙戌詔曰朕撫育黔黎十有四年獄訟未清良由委任非人致陷刑辟今大

赦天下與民更始 辛丑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徵前尙書李
敬爲祭酒劉崧爲司業崧尋卒疾革時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
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私 夏四月庚午徐達帥諸
將出塞湯和破敵灰山營獲平章別里哥樞密使久通沐英略公主
山長寨克全寧四部度臚胸河執知院李宣盡俘其衆乃還達仍鎮
北平 五月五溪蠻叛周德興已老力請行帝壯而遣之賜手書曰
趙充國圖征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嘉其事謂今人所難卿忠勤
不怠何忝前賢靖亂安民在此行也德興至五溪蠻悉散走 甲辰
宋濂卒於夔州年七十二知事業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
名移瑩華陽城東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
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
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裔
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推爲開國

文臣之首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使嘗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卻不受帝問故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宋先生安否其卒也朝野惜之 六月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秋八月丙子詔求明經老成之士有司禮送京師 庚辰河決原武祥符中牟有司請興築帝以爲天災令護舊堤而已 辛巳徐達還 四輔官之設也王本等諸人皆老儒起田間敦樸無他長獨安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是月然卒李幹何顯周代爲四輔官 九月壬午朔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帥步騎三十萬征雲南諭曰朕覽輿圖識雲南阨塞當先遣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頓刃也 徐達鎮北平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

諸洞長官作亂丙午周德興移師討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

之 癸丑命法司論囚擬律以奏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

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時又命刑部聽兩造之詞議定入奏

既奏錄所下旨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

有疑獄則四輔官封駁之 甲寅免應天太平廣德鎮江寧國田租

癸未分遣御史錄囚 浙東山寇葉丁香作亂己卯唐勝宗帥師

討之決策於劉環禽賊首併其黨二千人分兵平安福賊還稱環才

略帝喜曰真伯温兒矣 工部尚書薛祥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十

一月壬午陸仲亨鎮成都 海寇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府

縣庚戌趙庸帥步騎舟師八道擊破之禽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

斬馘五千餘獲兵器萬九千船一千二百招降番禺等縣民三千三

百餘戶奏籍番戶萬人爲水軍 遣內臣齎敕諭烏蒙烏撒諸部長

曰西南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

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部猶桀驁不朝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等帥師往征猶恐諸部長未喻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當卽躬親來朝或遣人入貢亟據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唐鐸爲兵部尙書 以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布政司

江陰侯吳良卒於青州贈江國公諡襄烈 十二月丁巳命翰林春坊官考駁諸司章奏 傅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帥兵由永寧趨烏撒而自帥大軍由辰沅趨貴州指揮僉事顧成爲先鋒克普定留成列柵以守蠻數萬來攻成出柵殺數十百人賊退走餘賊猶在南城成斬所俘而縱其一曰吾夜二鼓來殺汝夜二鼓吹角鳴礮賊聞悉走獲器甲無算諸蠻隸普定者悉平大軍進克普安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引軍疾趨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

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懼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卻師畢濟費聚等鏖戰良久英復縱鐵騎擣其中堅大敗之生禽達里麻僵屍十餘里俘獲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民皆喜慰戊辰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降友德遣藍玉沐英趨中慶自帥兵擊烏撒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初梁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得功嘗倚其兵力後以疑殺之失大理援及達里麻敗失精甲十餘萬知事不可爲壬申走晉寧州之忽納砦焚其龍衣與左丞達的右丞驢兒夜入草舍俱自經死藍玉沐英師至板橋元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輯軍士撫定其民胡海等之趨烏撒也元右丞實卜聚兵赤水河拒之會久雨河水暴漲郭英斬木爲筏乘夜抵敵營實卜大驚又聞大軍繼

進皆遁友德令諸軍築城版鍤方具諸蠻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既知士勇可用乃縱兵接戰芒部土酋長多者帥兵與實卜合鋒甚銳大軍鼓譟而前長多中槩墜馬死大軍益奮蠻衆力不支大潰斬首二千獲馬六百實卜遁友德遂城烏撒克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附 是歲日本復

來貢帝再卻之命禮官移書責其王示以欲征之意良懷上表言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其詞甚悖帝得表愠甚終鑑元氏之轍不加兵也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宴羣臣於謹身殿始用九奏樂章 曹震

王弼分道取臨安諸路至威楚降元平章闍乃馬歹等壬午徵江武定諸路俱降雲南平改中慶路爲雲南府 己丑減大辟囚 帝

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而譯語難以通曉乃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

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徇名遺實故治不如古爾等各舉所知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才用之 置貴州都指揮司治貴州宣慰司以顧成爲使其民職有司仍屬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 二月壬子河決河南命李祺往振祺功臣子帝長壻頗委任之 癸丑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乙卯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治雲南府梅思祖潘元明同署司事 藍玉沐英進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聞王師至聚衆扼下關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號極險玉等至品甸遣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帥衆抵下關造攻具別遣胡海由石門間道夜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大樹緣崖而上立旗幟山間閨月癸卯昧爽

軍抵下關者望見皆踴躍謹譟蠻衆驚擾英身先士卒策馬渡關水
沒馬腹將士隨之遂斬關入海麾軍自山而下弼亦於上關夾擊蠻
兵潰拔其城禽其酋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段
世至京帝傳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名歸仁授永昌衛
鎮撫 三月庚午河決朝邑 趙俊爲工部尙書帝以國子監所藏
書板歲久殘缺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
頒軍法定律 改威楚開南路爲楚雄府命朱守仁知府事守仁
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學校境內大治又改雲遠路爲孟養府 夏四
月甲申遷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於耽羅
命禮部尙書劉仲質與儒臣定釋奠禮丙戌頒行天下學校每歲
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詔徵東南戒德僧數
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
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

莫敢言給事中陳汶輝上疏曰自古帝王未有縉紳緇流雜居同事
 可以相濟者今勳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儉夫乃益以讒間
 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
 去幾何哉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是年始置僧
 錄司設左右善世闡教講經覺義等皆高其品秩置道錄司亦然度
 僧尼道士至踰數萬大理寺卿李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
 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性剛
 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既言不見用爭之力章
 數十上最後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毋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
 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
 階下後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壬
 辰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 初置錦衣衛以鎮撫司隸之
 罷舊所置親軍都尉府及儀鸞司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錦衣

衛鞫實添設北鎮撫司專理詔獄錦衣衛參刑獄自此始 初關先生等掠遼陽固始人高希鳳爲所得斷腕死妻劉氏罵賊死希鳳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及孤姪僧寶往高麗避難中途度不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挈僧寶以行及明興遼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於馬櫪從子塔失丁爲仇誣陷死母邢氏妻金氏縊於魚隰至是事聞詔旌表爲五節婦之門 烏撒諸蠻復叛命吳復費聚征之諭勿與蠻戰於關索嶺上但分兵掩襲直擣其巢使彼奔救不暇必不敢出抗大師侯三將軍至共破之 五月新建太學成改爲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乙丑釋奠於先師孔子帝皮弁服執圭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至彝倫堂命祭酒以下四人坐講帝親說尙書大禹臯陶謨洪範大旨命劉仲質立學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頒賜諸生還皇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

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將何所仰給於是立紅板倉積糧
賜其家 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
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民生甫
定復設此必重擾杖之流海外 丁丑遣行人訪經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乙卯河決滎澤陽武 辛酉罷四輔官 乙亥傅友德沐英
擊烏撒蠻大敗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牛馬十餘萬水西諸部皆降
宣德侯金朝興卒於會川追封沂國公諡武毅 開濟試刑部尙書
濟以綜覈爲己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
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內外議獄章奏動數千言汎濫無紀
失其本情宜令諸司著成式頒示中外無用煩文出入人罪又言軍
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 八月丁丑朔復設
科取士三年一行爲定制 皇后馬氏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
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

故而罪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丙戌崩諡曰孝慈宮人歌之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萬斯年慈彼下泉悠悠蒼天帝自是不復立后 秦王襃等來奔喪 己丑唐勝宗耿炳文屯田陝西 丁酉擢秀才曾泰爲戶部尙書 辛丑命徵至秀才分六科試用 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諡武信 九月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二千七百餘人入見令舉所知復遣使徵之賜韜等鈔尋各授布政司參政等官有差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進士參用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及曾泰皆起家爲尙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庚午葬孝慈皇后於孝陵 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使誦經薦福吳僧道衍在選中燕王棣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封李新爲崇山侯以營孝

陵功也 傅友德等分兵攻諸蠻寨之未服者土官楊苴乘隙作亂集蠻衆二十餘萬攻雲南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都督謝熊馮誠嬰城固守賊不能攻乃遠營爲困城計沐英自烏撒將驍騎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卒給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衆至矣賊衆驚愕拔營宵遁竄安寧羅次晉寧諸山谷中據險樹柵謀再舉英調將士分勦之斬首六萬餘級生禽四千餘人諸部悉定詔翰林官李紳吳伯宗譯回回曆書 初帝於諫院置諫議大夫以唐鐸爲之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豫教元良選左右爲輔導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爲所眩則讒佞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不可容耳冬十月丙子罷諫院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監

察御史爲十二道鐸官從而改焉 丙申錄囚 甲辰徐達還 趙

庸破廣東盜號鏟平王者獲賊黨萬七千八百餘人斬首八千八百
餘級降其民萬三千餘戶羣盜悉平遂詔班師 十一月戊午初置

大學士官禮部尙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
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
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
爲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恂等以老疾固辭遂放還 寧海人

方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恆以明
王道致太平爲己任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帝見其舉止端整謂皇太
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孝孺克勤之子也 十二月辛卯振
北平被災屯田士卒 己亥薛顯理山西軍務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徐達鎮北平 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
布政使司 帝加意太學罷祭酒李敬吳顥命禮部尙書任昂增定

監規八條遂以宋訥爲祭酒敕諭之曰太學天下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卿夙學者德當體朕立教之意俾諸生有成士習不變又命李文忠兼領監事訥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會司諫關賢上言邇來都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及至選貢賢愚混淆其甚者將俊秀生員點充承差有乖育才之意昂乃奏定學校歲貢士法二月丙申命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監讀書不中者罰爲吏所司教官視爲殿最 傅友德郭英等平蒙化鄧州濟金沙江取北勝麗江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禽二千餘人收精甲數萬船數千艘三月甲辰詔友德及藍玉班師留沐英鎮雲南 丙寅諭戶部曰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於沛二縣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亦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俾其民世世無所與其榜諭之 夏四月松潘衛指揮僉事耿忠言臣所轄松潘等處安撫司

屬各長官司宜以其戶口之數量其民力歲令納馬置驛而籍其民
充驛夫供徭役從之 五月庚申免畿內各府田租 雲南品甸土
酋杜惠來朝命王志督兵往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 六
月辛卯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戶田租一年 滁州二年 秋七月分
遣御史錄囚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其父帝曰子論死
父救之情也命論其子赦其父 黃巖人陳圭父爲讎人所訴當死
圭詣闕上章請代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
朝覲官至播告之以風勵天下 開濟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徼倖
路乃聽圭代而戍其父雲南 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癸亥
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副將軍討永新龍泉山寇平之鎮愈之子也
冬十月丁丑召徐達等還 安陸侯吳復卒於普定追封黔國公諡
威毅復臨陳奮發衝犯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
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死視殮畢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

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
定濟一算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數被顧問兼
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議滋起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
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戌之
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事者朝寅暮
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
誠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入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
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十二月御史
陶垕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隱而不言覘伺上
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
怒下濟獄甲午併希哲衍等皆棄市 李文忠好學問嘗師事范祖
幹通曉經義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愛重之家故多客嘗以客
言勸帝少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宦官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

義以是忤旨不免譴責是冬遂得疾帝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

明紀卷第四